

美文书屋

是悠悠岁月的白云滑过晴空时摩擦出来的声响，是南飞大雁的翅膀拍击北风时的音乐，是
一片雪花飘落在婴儿
脸颊上时引起的轰鸣，是河流的拐弯儿，土地收割后的裸露，山峦雪峰永恒悲悯的目光……这忧伤比宽容还要广
阔，比理解更要深厚，它没有具体的内容，也没有指向什么，它甚至连具体的爱情啦，美丽的姑娘啦都不需提到。

周涛 赵光鸣 = 编

Meiwen Shuwu
Shiqi Piaoluo Hongye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

拾起 飘落 红叶





拾起
飘落
红叶

周涛 赵光鸣 = 编

Meiwen Shuwu
Shiqi Piaoluo Hongye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拾起飘落红叶 / 周涛 赵光鸣编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06. 5

(美文书屋)

ISBN 7-228-10108-1

I. 拾… II. ①周… ②赵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5893 号

拾起飘落红叶

周 涛 赵光鸣 / 编
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邮 编 830001
电 话 (0991) 2825887 2816212
制 版 形加意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新疆一龙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印 张 10 印张
字 数 250 千字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3000 册
定 价 18.60 元

编者的话

在乌鲁木齐隆重举行的全国十六届书市上，由新疆作协精心组织的新疆老中青三代作者，倾力打造的《美文书屋——奏响青春旋律、拾起飘落红叶、攀登群山释怀、漫步艺海拾贝》同广大读者见面了，这是新疆文坛的盛典，这是新疆作家的精品奉献，这是西部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曲嘹亮的赞歌。

这套书收录编辑特点：

一是新疆作家群精品力作的集成。

在开发西部的伟大历史进程中，新疆作家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积极热情地喷发着火一样的激情，用充满深情的爱，抒发着对新疆三山两盆的眷恋和向往；用勤奋的笔抒写着时代的主旋律——开发西部，建设西部！为了让世界了解新疆，认识新疆，热爱新疆，建设新疆，新疆三代作家不懈地用个人的精品力作回应时代的要求。我们可以从周涛、王刚、赵天益、二毛、孤岛、丰收的作品魅力中品味到新疆日新月异，和谐发展的变化。

二是作品强烈地抒发了新疆作家群的胸怀。

好的，美的，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不朽的文化丰碑。在新疆作协的精心组织下，有七十多位作协会员为这套西部美文奉献自己最好的作品。作品涉及的领域多，有写人的，有写情的，有写山的，有写水的；时间跨度大，



有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,有写改革开放后巨变的,而更多的是写当代和谐社会发展的;文学性强,艺术感染力强,作品不拘于何种形式,也不拘于哪一个人物,只要是读者喜欢的作品,就选择收录,力图让读者从精短的美文中,领略到西部人热爱生活,热爱生活,热爱土地,热爱生命,向往幸福美满情感的精神世界。

三是欣赏和领略浓郁的民俗风情和独特的新疆之美。

新疆是个好地方,浓郁的民俗风情,独特的地域环境,气势宏伟的山脉湖泊,浩瀚的戈壁大漠,美丽如画的新城绿洲,这一切的辉煌,在作品中你可以尽情地领略文学作品的不朽魅力,你可以从作品中了解到底蕴厚重的西域文明和西域文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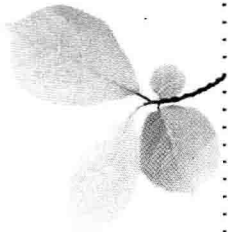
四是精心打造精短美文。

当下,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,精神需求的品位提高了,时代信息的掌握快捷了,所需所求的档次提升了,追求完美的素质增强了,在读者读书习惯不断变化的今天,如何从有限的时间里,获取无限的精神享受,这套精品图书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。收录的作品篇幅短小,文字优美,感情丰富,妙趣横生。相信广大读者会喜欢这套图书,这套图书给你和你的家庭带来的欢乐和享受;也相信广大青年读者朋友会在文学创作中有所收益。

最后,借《美文书屋》出版盛典的机会,感谢广大读者对新疆作家群的关怀和厚爱,也预祝更多更好更优秀的西部美文不断问世。

编者

2006年5月



目录

Contents

- 塔里木河 / 周涛 1
- 赶路 / 二毛 6
- 雪地上的脚印 / 夏冠洲 9
- 博客王刚追思《天下无贼》/ 王刚 11
- 白天鹅姑娘 / 高炯浩 17
- 墨榆 / 童马 22
- 塔克拉玛干抒情 / 丁子人 26
- 经历风雨 / 赵天益 29
- 在二道桥吃饭 / 丁燕 33
- 一双旧皮鞋 / 二毛 36
- 新疆的男人和女人 / 李明 39

Contents

美文书屋

- * * * *
- 西域旅程 / 刘河山 41
- 现代吉普赛人 / 钱明辉 43
- 无论睡在哪儿都是睡在夜里 / 南子 46
- 相会在一滴泉畔 / 申国祥 49
- 寻 / 丰收 52
- 总得有点事情发生 / 周军成 56
- 初恋 / 刘乃亭 58
- 怀念父亲 / 丁燕 62
- 寄往天堂的信 / 郝洪山 65
- 怀念母亲 / 孤岛 68
- 帷幔两边 / 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71
- “树”者 / 黄进业 77
- 想唱一支“关于妈妈”的歌 / 黄进业 81
- 为王国康买墓地 / 王刚 85
- 天国之鸟 / 黄毅 88

* * * * *

天山神秘大峡谷 / 林立 91

旋风 / 梅家胜 96

塔克拉玛干的路与树 / 刘枫 98

胡杨萧萧 / 李长啸 101

夏牧场 / 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104

奔驰在莫索湾大地 / 刘岸 111

边地烽燧 / 陈继宏 118

边境红柳 / 赵晓云 121

大地之树 / 黄毅 123

买个地球回来 / 周军成 12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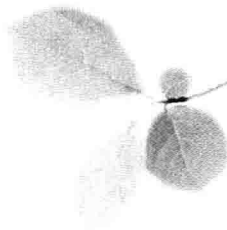
* * * * *

胡杨林 / 沈苇 128

赞美你,胡杨 / 赵天益 131

万谷红遍沙棘林 / 贺继宏 136

巩乃斯听涛 / 李长啸 138



Contents



美文书屋

· 柳色新新 / 陈继宏 140

· 秋天的柯孜加尔湖 / 陈超 144

· 世外桃源——岔哈泉村 / 高天龙 146

· 达坂上的劳动与散步 / 徐卫星 149

· 旅游荒凉 / 田丁 153

塔里木河

● 周 涛

一

谁都知道新疆人是乐观的,新疆人的乐观豪爽和能歌善舞已闻名天下。但是这种被宣传出来的新疆式乐观主义形象中,总是间接地给人产生出一种“傻乐”的印象,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、缺乏心灵深度的感觉。

那是因为在这种宣传中剔除了一种东西:忧伤。

新疆人的乐观的确是一种天赋,那是健康的体魄,生命的活力超越于生存苦难之上的自由飞翔。但这并不等于没有苦难、没有忧伤,更不等于心灵对苦难和忧伤麻木不仁。

恰恰相反,乐观和幽默是对付苦难的最有效的武器,只有面对大苦大难才能产生出乐观和幽默。所以,当那些表面上载歌载舞的人们吐露忧伤的时候,就会比那些整日郁郁寡欢、努力作深沉状的人更真实、更能触动人的心灵深处。

二

我心里珍藏着一支歌,我始终诧异的是这支歌为什么至今不能广为流传?更为奇怪的是,在新疆的很多民间性的文化场合里,许多人都唱它,而且不少内地来的优秀人物第一次听到这支歌时就会被它迷住,但它仍然只存在于少部分人当中。

拾起
飘落
红叶

难道这是至珍至美的事物不可改变的天性么？我不相信。

一个人一生应该拥有一支歌，这支歌不管有多少人会唱，但在本质上只属于那一个人，它和他灵魂同质，是他最高情感和全部生涯的概括，是他一生命运中最有代表性的季节天空中的云朵。这样的人生唯一的歌曲，能是由肖邦、贝多芬、施特劳斯笔下产生的么？我怀疑。

至珍至美的音乐旋律，一定和土地、故乡、个人命运、自己生活的气息、不可分辨的一致性和新鲜感、永恒的山脉与河流、果树和人、畜群和尘土、语言和心理……息息相关，舍此，便是欣赏而不是生命自己的歌。自己的歌是多么优美而又忧伤的、可遇而不可求的神品至创啊！

“一声何满子，双泪落君前。”

是这样，正是这样，它正是这种徐缓迷人，令人无端泪下的声音。它并没有唱过苦难，但让你理解了苦难，而且理解了自己从未经历过的苦难；它也没有歌唱幸福，但让你感受到幸福，那是让心灵承受不住的大幸福。

它以优美达到哀伤，像一条河在你心里流啊流，流得一切都变湿润了，一切都变柔软了，一切都变得有生命了，因而你哭了，你的心被这条河感动得无以名状。你说不出你是被什么感动哭的，你只觉得你所见到过的一切，都活在河面上。

你的阅历有多深，河就有多深；

你的想像有多大，河就有多大。

它超越了真实的塔里木河，而成为一支名为《塔里木河》的民歌。从此，它不再从土地上流过，而是在爱它的人们心上流过，一代一代，永不消失。

三

它像一个梦幻中的情人那样神秘，不知从何而来，也不知因何而去。当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，你第一次听就惊呆了。你久已厌倦并失望于当今世界上那些翻来翻去的破歌，你相信你所期待的那种声音已不可能出现了，但是它竟然来了。

歌者唱前的神情已经预示，他表情庄重，他目光深远，仿佛他眼前正对着的是一座沙漠深处的村落。那里有他的亲人，有他的初恋，他要用心去唱，他不希望任何嘻笑亵渎了这支歌。

甚至掌声。

歌者出唇的第一句就直入我的灵魂了，“塔里木河，哎——”，仿佛一年一度熟悉的戈壁秋风直入草滩，长驱千里，我心灵上的草叶瑟瑟发抖！“塔里木”这三个字唱得低沉、平稳，像在念叨一个熟稔的地名。但是“河哎——”像一只脱手的大鸟突然腾空，它拔高，一直拔高，深入苍空极处，留下悠长不绝的凄凉。

接下来的一句是：“亲爱的塔里木河……”这是一声叹息，一阵木轮车声，一段艳情，一个刻骨铭心的爱。岁月长逝，无法追回，低声叹息，无可奈何。

世间竟有这种歌吗？

宏大有如曹孟德之诗：“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”

苍凉有如敕勒川之风：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

自从一听此歌之后，每偶闻之，都如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，极尽情融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这支歌的曲调和歌词，总是随人而异，不断有所变化。这个人这么唱，那个人那么唱，总的旋律差不远，可是每个人唱时都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愿望。

它像天空中的一朵大云，任风拉长、推圆，但谁都知道它还是那朵云。

四

这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、活着的民歌。我说它“活着”，是因为它目前仍在民间被无数热爱它的人不断赋予新的内容，但因此也有了另一种不幸，鱼目混珠的可能已经发生。

现在舞台上有一支《塔里木河》，歌词和曲调脱胎于这支歌，精神和气质却完全背离。歌中也有“塔里木河，故乡的河”，也有“哎——”，但是篡改了忧伤的底蕴，阉割了真挚的情感，变得又俗又浮，扭捏造作。

我不得不指出：这是一种巧取豪夺式的抄袭行为，这种行为的恶劣在于，它的改头换面极大地降低了原来的民歌水准，偷换了原歌中最优美动人的那种忧伤的情调。

我们宁肯让动人的《塔里木河》永在民间，永不问世，也不想要这种伪劣的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想起了有关这支歌的创作者的一些传说。



是 60 年代末还是 70 年代初呢？一批维吾尔族知识青年，要离开他们再教育的塔里木河了。这些精通两种语言的，和当时的各族中国青年同忧共患的天山儿女们彻夜狂欢，长歌当哭。青春的磨难终身难忘，今后的岁月茫然一片，这些青年男女开始唱歌了。先是唱一些流行的歌，但都不过瘾，后来有人唱起了《塔里木河》，一遍一遍，大家都唱，唱一遍哭一阵，哭完了再唱！

一支歌就这么诞生了。

那些青年把它带到了全疆各地，在知心朋友的晚会上，它重现了那个离别土地、告别时代的夜晚，一经听过，永驻心灵。

五

这支歌的灵魂就是忧伤。

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忧伤呢？

是悠悠岁月的白云滑过晴空时摩擦出来的声响，是南飞大雁的翅膀拍击北风时的音乐，是第一片雪花飘落在婴儿脸颊上时引起的轰鸣，是河流的拐弯儿，土地收割后的裸露，山峦雪峰永恒悲悯的目光……这忧伤比宽容还要广阔，比理解更要深厚，它没有具体的内容，也没有指向什么，它甚至连具体的爱情啦，美丽的姑娘啦都不需提到。

它的大忧伤直指土地和人，岁月和生命，而里面包含了无穷无尽的内容，像河水一样滚滚而来。你可以唱成塔里木河，也可以唱成塔里木，都行，那无非是一个倾诉的对象，那既是全部生活也是一个具体的人。

你一定能够感觉到，在这面对塔里木河的倾吐中，始终有一个维吾尔族姑娘的影子。她是那样窈窕妩媚，又是那样纯真无邪，她对这样的深爱毫无知觉……直至现在她可能还不知道这支伟大的歌是唱给她的呢！

这支歌因此而超越了个人和爱情，升华为优美的忧伤和忧伤的优美。它的美几乎是不可重复而只能重逢的，这决不是夸张，因为最专业的歌唱家能不能唱好它都是可怀疑的。他们的嗓音太清澈了，他们太训练有素了。

那种深厚的、带有摩擦感的低音能唱出来么？那种明亮的、不断拔高的、具有强烈生命活力的高音能唱出来么？那种适应于维汉两种语言的、只有极其熟悉才能发出的地名读音能唱出来么？

噢,还有那种忧伤……

六

因为有了这支歌,我的心踏实了;因为拥有和理解人间的真美,我就觉得和永恒站在了一起。

我的心不再会衰老,也不会被世界遗弃,因为我和这样一支歌站在一起。

什么都不用怕,什么都不用担心,人的心在怦怦跳动,最美的事物将在那里永存!

谁也夺不走它。





赶路

● 二 毛

自打我记事起,门前便有一条伸向远方的路,路边一排整齐的电话线杆,它们默默地立着,在我目光所能及的地方一个个变矮、消失。

路静静地躺在那里,躺在高高的天空下,安闲地睡着大觉。偶尔有一辆汽车疯狂地从路面上卷过,卷起一股黄白的尘土;或一挂响着铜铃的马车从远方颠颠地走来,又颠颠地去了更远的地方。

望着眼前的这条路,我常常想起天上的飞鸟。鸟在天上飞,天上有路吗?我从未看清过一只飞鸟真正的模样,也从未看清过一辆正在路上奔驰的汽车。我很想搞清一些飞快而过的事物,很想让它们停下来,哪怕只停一小会儿,这样,我可以看清它们,问问它们,干吗这样来去匆匆。可时至今日,我却从未能让一件飞快而过的事物停下来,也未能彻底地搞清一件事情。

那天,我正在屋里睡觉,突然被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叫喊声吵醒,我急忙爬起来冲出屋门,看到一群大人们慌慌忙忙、指指点点地向公路边不远的地方跑去。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,也跟着大人们匆匆地向前跑。前面已围了一大群人,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。我挤到近前一看,心都提到嗓子眼上来了,一辆汽车翻在了路边的沟里。汽车上的碎玻璃和破零件散落一地,它的四个车轮朝天空的方向停着,一股黑色的

油从翻扣的扁扁的驾驶室流出。听一个懂行的大人说，车恐怕是报废了，还死伤了几个人。那个懂行的人还说，他们是为了赶一个什么会，车子开得太快，失去了控制才翻到了路下。

在以后许多的日子里，我总会站在家门口，望着那条依旧有车辆来往的公路发愣。想着那个懂行人说的话，生平第一次对突然停下的东西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。

我六岁那年的秋天，正在房前路边玩耍。突然听到远方的天边传来阵阵好听的歌声，循声望去，一群大雁正由北向南山的方向飞，它们排着人形的队形，不紧不慢地在蓝蓝的天空中飞着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，听着它们隐隐飘来的歌儿，直到它们在我发黑的视线中慢慢消失。这时，有一个背着行李的中年人向我走来。他显得很兴奋，同时又掩不住长途跋涉的疲惫。看样子他走了很多的路。他问我是否能给他一碗水喝。我怯怯地点了点头，迅速从家里端来一瓢凉水给他。他牛饮般地一口气将那瓢水喝了个底朝天，转身就走。我说，你得把瓢还给我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在一个小孩面前犯了个这么可笑的错误，不好意思地对我说，真对不起，也许我赶路赶昏了头，谢谢你了。我大着胆子说，你干吗这么着急，不能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吗？他说不行，他说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赶，晚了天会黑的，他还说摸黑赶路会很危险，会把路赶丢的。

我想，人们干吗要赶路呢？是否路你不赶它，它就不走了呢？

我总听队里放羊的马油布自言自语地说，狗日的羊懒得很，你不赶，它就不走。

马油布是队里放羊的职工。人们都说他的脑子小时候就出了问题，除了放羊，别的什么活都不会干。我看他每天早晨把羊从队里的羊圈赶出去，傍晚又把羊赶回圈里。一年四季，年复一年地干着赶羊这种活。他从不和大人们说话，总是黑着他天真的老脸，只有在我们这些小孩子逗他时，他才天真地回答几句。

“马油布，一只羊几条腿？”我们逗他。

“五条腿么。”他憨憨地说。

“唉，不对吧，明明是四条腿。”我们说。

“真是的，连一个羊五条腿都不知道。”他说得很认真，也很倔犟，说完头也不回地赶着羊走了。

也许在他的观念中，羊就应该是五条腿，因为谁都知道五比四大，比四多。也许他还知道，他自己只有两条腿。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赶



羊,却总是落在羊的屁股后面。他深信,羊肯定是多长了一条腿。

也许路的确跟马油布的羊一样,你不赶它它就不走,就停留在原地。羊停在羊圈里,把羊圈弄得到处是粪便,臭气熏天。

也许摸黑赶路也会和赶羊一样,一不留神就会把路赶丢的。

几十年的光景风一样晃了过去。我踏着门前的那条路,头也不回地走向远方,儿时的所见所闻,并没有阻止我走向更远的地方。相反却时时提醒我,不要急着赶路,因为路无论你怎样赶,也不会被你赶到天边的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我依然走在路上,只是现在的路不再像我儿时家门口的路那样平静孤寂。现在的路,像一条热闹非凡的大河,人们是河里的一滴水,向前涌着奔着。

前面到底有什么呢?

天黑了,我坐在即将启动的火车上。月台上黑黑地站着前来送行的人们,却没有一个为我送行的人。我举起右手,像伟人一样向那些陌生的面孔挥别。也许我早已忘了那个中年人的话,摸黑赶路会把路赶丢的。然而,走了这么多年的路,许许多多的路已是轻车熟路。我不再惧怕走在黑夜里,以往老人们总对我说,孩子,人前面的路总是黑的,谁也看不见。

那么?人后面的路呢?

前方出现了城市的灯火,我该下车了。今夜,我将走在城市灯火通明的柏油路上。